

平定州志

藝文 上二

第十一冊

重修鵲山廟石記

明 李 念

鵲山廟世傳爲扁鵲神未審建自何代至金時以元遺山詩收入州乘迨 國朝孟氏世守之嘗言此廟禱祀之盛州人無嗣者祈神輒應禱祀視前加十倍矣李子聞之歎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人莫不欲其有壽又莫不欲其有後皇極曰錫福孟子曰幼幼聖人之所以沒世不忘者率此道耳州人以是求諸其神根於至願而不能自己者則後

之禱祀日盛一日矣或人曰神果應乎李子曰未必其某事應某事應也神福善而禍淫者也以善則以善應之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人以惡則以惡應之故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固昭然而不昧者也余讀史記自秦漢以來得異術者有二人焉張良受圯上老人書興漢爲帝王師扁鵲得長桑君秘書遍遊列國以神醫稱良免於禍而扁鵲卒不能保其身勝技見殃多才招禍古今人蹈此死者多矣豈惟扁鵲爲然哉是故強若怯

聰若愚不居亢不履盈其庶幾矣乎知幾之謂神
識時之謂智則得之矣嘉靖癸丑廟災時栗庵大
尹家居督族人廷華輩鳩工聚材緝之吏目孫君
昌尚施相役不日告成廟宇比舊新且崇矣一日
栗庵召余飲池上謀立石紀之以念爲文遂書此
告後人 栗菴名寬中甲午舉人尹束鹿博野兩
縣

昔爲社長時方投未可錄一遇長桑君古今皆
歎服天地爲至仁旣死不能復先生妙藥石起

死效何速日月爲至明覆盆不能燭先生具正
眼豪釐窺肺腑誰知造物者禍福相倚伏平生
活人手反受庸醫辱千年廟前水猶學上池綠
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王磐扁鵲墓詩詞與
碑文同一作意司馬遷爲秦越人作傳云在趙
者名扁鵲又云趙簡子賜扁鵲田四萬頃由是
言之則廟食茲土由來最古松谿長公諫垣峭
直明于憂患其尚論扁鵲也推見至隱悲勝技
之見殃慕冥鴻之高舉固不止爲扁鵲言之也

重修平定州城記

明 李 念

先王建邦設險城者所以防民域眾禁暴衝亂之憑也故城復于隍爲易大戒城邢城周城虎牢凡二十有九春秋必謹書之聖人之意微矣近世以來上者恐傷費而振勵不舉下者樂因循而興作是憚况省費好逸者民之情故亦難於謀始焉海內承平日久城廢塹湮郡邑罔不若是平定者晉之東鄙郡也卽山爲墉四面天險車不方軌羊腸巉巖行百里許出故關達畿內并陘郡實三輔之

平定州志

藝文

六十五

蔽也要害衝劇爲晉首稱故有上下二城上城僅三里內設官府庫獄頗據高阜下城九里餘軍民處焉約數千餘家顧歲久頽敗樵牧行道緣罔警創毫不爲虞嘉靖辛丑寇入雁門及會城旁掠屬邑遂至平定殘擄聲勢人不自保攜持妻孥入上城避狹不能容復有逸入山者則多罹荼害不測之變無備之毒也傷夫寇甫退分守大參文安肅庵王公行部至郡扶傷勞來號於眾曰寇情變詐疾若風雨汝民素不知兵所恃惟守守在城池今

寇薄城下城廢不守其何爲命復謀於郡之士夫
白東泉諸公咸以爲茲民命惟公是賴公毅然以
爲己任於是相形勢以卜基選才官以督役量家
籍以集眾毀淫祠以聚財廣遴揀以鳩工懸賞罰
以示信計程力以約期官民協心版築俱興公躬
罔憚勞月閱視者三四壯威武則雄樓櫓通溪壑
則構水門嚴啟閉則固城圍防奔突則深溝池始
辛丑秋九月越明年壬寅夏四月告成計工而備
度材而取積漸而成費不出於帑役不勞於民罰

不科於罪民莫知其所出公亦不知其所從出既
報成工公視喜甚復以地利不如人和匪人曷守
設民兵數千以爲守具選才能驍勇有智謀者孫
昇等八人爲之總教以視約束愚民莫省尚爲病
也歲八月寇再深入視辛丑歲爲甚百姓趨走據
險依法以待寇不能入民悉安堵始感公生成罔
極之恩無已僉憲東泉白公思誠白泉白公鑑少
參山泉郝公元洪謀於念弟正郎愈曰肅庵王公
之官於晉也百廢俱舉晉民咸有甯宇平定固其

被澤之深者勞莫大於安民功莫偉於捍患恩莫切於報德伐石紀功以慰民望惟我士夫之責乃屬念爲文以記重不忘本記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印陵也國險城池關隘也兵險干戈弓矢也人險德義法度也天險在時制地險在形勝國險在高深兵險在鋒利人險在心同肅庵公之築斯城也五美具焉智以始之仁以馭之公以服之信以期之嚴以制之復能謀而守之故諸險備而民命全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王公之謂乎

平定州志

藝文

六十七

公以名進士爲侍御按中士風采懋著擢蘇守擢兵備均田破賊動皆奇中可爲世法至今蘇人思之不忘平定城者公之遺愛餘澤也公亦罔有功焉則所爲甘棠仰止沒世而不忘惟我民感報之情後之補葺防範無墜公之遺者則又於良有司是望焉公諱儀字克敬肅庵其別號云

案壽陽縣城增築於嘉靖壬寅肅菴王公寔經理焉民思其德伐石立碑問記於蒲石大夫紀實詔來而兩地固域兄弟攜辭當如太華之有少華太室之有少室不可偏置也近聞馬首新

輯邑乘未錄蒲石舊文附志於此以存梗概

重修城隍廟記

明 郭 紘

郡城凡二曰上城州治在焉曰下城城隍廟在焉
廟有志修自洪武中至成化中郡守吳侯鼐復修
之比至是凡四十餘年又復圯壞前州守多故不
及修治益復圯壞嘉靖二年癸未神降於廟巫覡
雜言廟廡不治無以安厥靈若曰耆老苗全義官
徐聰馬文玉蔡廷琚王鸞若等皆民之良盍爲修
葺之眾懼方祇承之明年神復降言若不爲理且
將有譴自是時時降於李姓覲者被髮裸貫鐵鎗

於口犇往里閤中日凡四五多言渺茫恍惚事州
人益懼眾始聚相厥舊廟其功甚大乃各相誓誠
曰必矢乃心力以虔誠求成厥功俾神有甯所民
亦永綏之又明年甲申載厥工其經費材物請出
於民其力役工匠以直傭之無取於公百姓響應
各蠲所有以助其役舊爲制堂五間前門三間儀
門三間門有角門堂有阼階有東西廡有後寢堂
東有燕居凡若干間皆撤而新之又爲齋堂牲所
於東次又若干間丹鉛藻繪煥然鼎新其爲材加

難之十三其爲石加舊之十五其瓴甌則加舊之十八九其鉛鐵髹彩丹堊之類倍之工役之值若食不與焉嘉靖七年戊子乃訖工先是有博野人馬會以母病許鑄神銅像比至是亦成起民瞻敬眾乃聚曰始見役之大矣無不恐懼惟愈恐懼乃亦克終厥事盍相於落成以饗告神旣擇日月又復聚謀曰茲役也豈可無傳乃爲石具禮於東郭紘丐爲記之眾諗曰是惟神靈乃有以糾眾力是惟民誠乃有以出眾材匪惟耆老全勤於所事日

夕不怠亦無以成厥功全亦言素多感鬼神事故不敢不虔敬乃能成功然天神屢降亦固有之乎紘曰信固有之也昔周內史過言國家興亡必有神降之以爲禍福自三代皆然故重黎氏世官以主神夏禹鑄鼎象物以絕神奸蓋固有之也曰今則何如紘曰亦推之人焉耳齊民中正精深和惠馨香之德足以昭福貪冒苟邪淫泆荒怠汙穢之德足以昭禍今夫神代有祀典其非明神也耶奄然屢降之亦足以觀政布忒矣况民信之如流水

其神之志也乎夫神也者抱明而負幽者也人也者負明而抱幽者也其爲物殊而理一者也自衰世匪道而惟神是聽失人神之和遂有奸政慝義人神雜糅以逆其理世亦罔不以亂隨之然觀今閭閻人民行事豈不悖哉邪害正強暴弱淫誣善甚者悖德亂倫圯族奸政類號爲士夫者溺焉風靡靡矣人有不得於身者 神顛天而淫邪之鬼亦得以行其私以擾乎民無乃吏有所避而滑之以干明也乎不然民神之主也若之何其相糅也

孔子謂有司之事治民事神惟民淫矣而神罔不福是神不蠲神擾矣而人罔不黷是政不平政不平則稗神不蠲則奸皆民上者之事也其神何所依懷而民事豈不益忒哉曰然則爲政何如紘曰爲政者必禮教禮以防淫教以明政淫防則民義政明則神道神道民義則不二不慝皆政之紀也故曰吏以貞事以經人神甯先民亦有言柔和萬民億甯百神蓋此之謂矣

三義廟碑

明 郭 紘

平定州萬山中地氣高寒其神多靈去州十里許
曰義井通秦晉燕趙之衢有三義廟其神爲蜀昭
烈皇帝備關壯繆公羽張桓侯飛焉廟不知所建
立居民依以爲安凡商旅人出於下者皆有所禱
至取其神之弓矢負以往四方無不得神之祐及
其歸也或以錦囊盛其弓矢具特羊以告廟至冬
之月割牲漑酒張樂薦獻者無虛日神可謂靈也
已嘉靖十年辛卯紘有事如晉還宿新興僕夫感

平定州志

藝文

七十一

異夢焉明日父老數輩遮馬請曰維廟有石凡二
十餘年士民相傳以它辭誣神而罔知所自待先
生有以碑之紘乃下馬拜於庭且進揖父老曰紘
少讀陳壽志知昭烈爲涿郡人張桓侯亦涿郡人
關壯繆爲河東人方漢陵遲昭烈以帝室之胄起
兵交結豪傑於二公恩若兄弟始曹操據鄴虎視
天下三公必嘗往來於此然廟之建豈無自也今
去漢才千餘年史策燦然俱載其事豈可以他辭
誣之是必奴婢小人薰灼如劉平龐德者知有曹

袁而已也父老曰民罔克知惟先生教之紘曰余莫知其他在昔徐州牧陶謙人傑也將死謂其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陳元龍孔北海皆一時丈夫之雄曰當今立功立事惟劉使君耳至於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以塚中枯骨擬之豈不義而然耶論人以成敗而不以義是以他辭紛紛也凡人之所以自立者義也義所可取雖夏殷之天下以湯武得之而不爲過苟所不當取山棲淵潛如巢父許由有餘樂焉乃其義耳公旣邁

衰世以義出矣何者而非所取則璋之狂悖荆之我土取之孰爲非義或以是要之乃有它辭與曹操者陰賊儉狠人也平生以鬼蜮之資鼠竄狗竊自以不取漢鼎爲周文王而人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豈可以方公漢季人才孰先孔明於昭烈顧命數語凜凜霜日不愧君臣之義而操之死也子孫滿前乃留連婢妾至爲分香賣履區處衣物然後有以斷其奸何者其生也忍於蠹國巧於殺士及垂死之際涕泣伊嚶眞性乃見士可以成敗

論哉嗟夫惟義不疚惟權不流於大智有以行之
四目之矜又何足道也夫事往矣然今之人亦或
有多行不義如操者覩面目於肆志之時覽是甯
無愧哉可監已可監已若夫二公虎臣號稱國士
雖臨難邁屯折首致命而終不踰大節人莫不以
義與之百世廟祀乃人心之義有未泯也既以復
父老又爲詩系之辭曰漢左將軍師惟勤王赫赫
明明仗鉞北方英雄雲從義聲所至炎精既燼帝
命不毗紫色鼉聲天紀是千百世未遠乃淆其言

平定州志

藝文

七十二

畏蜀如虎視操如鬼鄙夫紛紛式瞻有愧

石甕山樵與白巖虎谷兩公同時友善戴楓仲
謂甕山真書似西涯相公以書品論甕山下虎
谷虎谷下白巖以文章言虎谷上白巖甕山上
虎谷甕山黑沙嶺三義祠一碑居然大家風度

湧泉亭晉公子廟碑

郭紘

平定州望嘉山有晉公子廟載在祀典有司歲時
將命祭之湧泉亭亦有晉公子廟然不在祀典而
其神則一也嘉靖乙酉郡守河間李侯銳懼其廟
圯廢無以妥神乃與民修葺之始考郡乘及石志
多不載其事惟曰嘉山晉公子廟既訖工使人以

禮來問之曰是何神也且乞爲碑其事郭紘曰余讀春秋左氏晉語及太史公世家言知晉之故詳矣晉公子其申生乎在昔魯僖之際晉獻公以女戎殺其世子史蘇謂懼民國以移心而人有以不厭矣東山之役臯落氏實出郡地稷桑之戰是公子起百姓以爲百姓也况之乎公子之死人有以不厭邪杜原欵之死之訓以爲死必遺愛而公子之死死民之思也然郡之有廟固然今夫祀乃曰望而僭於藪澤之神夫神不歆非類以百姓而旅

望神誰歆之雖謂之公子可也使公子之死去情反讒而不獲令名以終百姓雖祀淫而謂之藪澤之神可也茲民之仰公子如日焉旣不僭以淫余何以不謂之公子或曰謂之申生誠然矣春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何以公子稱曰周有天王凡諸侯有子請而立之義也晉侯於里克曰立太子之道三子無謀吾父子之間若亦未告而立也未告而立而又殺之晉侯之罪大矣故世也太代也俱曰公子可也雖然余重有以悲之也晉語

謂申生甚好仁而疆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以行之申生亦自曰受命不遷爲敬敬順而安爲孝又曰爲人臣子者患不勤不患無祿患不從不患無名余讀此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先王制國疆理悖本茂族必先自家而國以晉侯之獻申生之仁而可以後晉無亂爲女戎之故而使其子委曲心度不能自明以死其何以爲國君子有以知晉之不終也前史云旣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其公族微矣而余重有以悲之也雖然申生之死

多故矣而隱莫甚於優人施而曰申生也小心精潔而志重精潔則易辱重債則可疾又曰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卒以之遷重而死嗟夫辱之近行精爲易辱豈獨古人爲然余於此重有以悲之也乃擬楚辭一首刻之以享公子君子讀之必不以爲復業而作者其辭曰秋菊兮玉英青蕪萸兮瑶階生公子兮續並迎美人連蜷兮目獨與成公子至兮舞下女援玉桴兮擊金鼓聊逍遙兮適容公子不我留兮我心愁苦驅猛豹兮駕長

虯折芳華兮登遠洲思公子兮增煩憂靈風兮神
雨下北平兮極南渚來無所兮去無處徒勞心兮
延竝日曠兮晝冥豺虎嗥兮狐狸鳴秋山空兮人
夜驚思公子兮爲民正嘉山兮嘉水草樹幽深兮
石泉清矢公子居兮永千世保我民兮在公子

秋菊瑶階傷女戎之興禍美人山鬼悵公子之
煩憂曲翻晉鄙筆寄楚些然艷千古之談者每
失中庸之義繼有甄太史碑辭雖一意翻新而
說本甕翁此菘圃佩芳致有申生祠辨

嘉山黑水神廟禱雨碑文

明 李念

嘉靖庚戌夏不雨禾盡槁民用惶懼官師乃徒行

平定州志

藝文

七十六

遍告羣神悉弗應城南耆民王之典等矢心發虔
率其父老子弟百餘人半夜恭詣嘉山黑水之神
禱之曰典等多過不能敬修祀事用和於神以致
神怒民已告饑若再不雨則秋禾無獲皆轉溝壑
散四方神忍之乎而又繼之以泣諸父老尚未抵
家山中雲四興乃大雨遠近沾足禾勃然有生意
矣次日父老子弟皆稽首扣顙陳謝願立碑紀之
以念爲文余嘗考諸有周以稼穡立國最重農事
故於祀典獨慎神人胥和庶徵應休百穀用成家

用平康多歷年所我朝立極祇率周道今皇上尤
加意黎元春祈秋謝修元建壇天無不應使百官
有司皆能仰體帝心天下何憂於不治今是非不
明而官守易隳遷轉太速而政事俱苟專迎謁甯
廢祀事崇廚館甯毀壇壝慢神虐民上干和氣故
郡縣之間往往告旱莫之省憂是故願治之君子
必曰天地位萬物育典等首發一敬神卽應之而
況於致中和之極者乎嗟夫率人在正馨神在德
德在於官則神應在於官德在於民則神應在於

民諸父老子弟勿昧禮義勿寡恩愛勿犯刑憲勿
競貨利勿荒酒色勿縱侈費勿逐爭訟老有養少
有懷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神
永有錫福也其各念茲毋斃

嘉靖三年辛亥

清涼寺修造記

郭紘

北嶽清涼山天下之勝也南行四五百里歷古仇
猶至藥嶺亦曰清涼寺豈嶽之裔耶寺有石高二
丈周迴百步亦名清涼石石中空作佛洞石上作

佛殿巍然屹立距始作之歲甲子周矣亦洊毀圮
寺之僧因募工重修之既而平遙搏埴殷仲玘工
人物瓌巧之事乃作水陸云按佛氏有冥陽水陸
記其事誕曼不可知然其神寔天地間之所有者
凡三十三層有樓觀雲物其最上號法界諸天有
無縹緲於慶霄間蔽虧日月經緯星辰爲像僑僂
或三首八臂六目四足執弓矢負鈇鉞仗劍戟亦
異已次則釋氏所謂天龍八部人非人眾或言者
笑者立者走者喜者怒者頰者仰者拱者揖者背

者向者往來而負蹲踞而坐者爲百六十有四無
有同者執戈者執矛者執惠者執瞿執劉者執鉞
者執戣者執弓矢羽旄旌旛者射者擊者刺者斫
者秉而立者撫而視者如跳如舞如趨如蹶又百
有十其同者鮮或人而馬首或牛而人足或鳥喙
蛇身龍首或羽而飛或趾而馳大要以不同爲瑰
琦冕弁衣裳者凡百有十甲冑者凡百五十有四
人妖物異魑魅魍魎山精水怪不可方狀者未能
勝數以至古賢聖帝王忠孝節義及曲藝九流雜

家行事無不有焉又凡百餘人爲童子者九十有七爲婦女者九十有六爲禽獸虫魚雜物稱是幾大千焉無有同者寔天地詭異之觀也夫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爲萬物有不勝誌者自夫分之殊塗者而觀奚啻於是自夫理之一致者而觀萬有皆是之爲也又奚足於此哉然夫役之大較則有不容不記者匠氏凡六人木之工金鐵之工凡十人畫家設色之工凡六人鄉之助役者又凡五百七十二人併附名於石之背其工直

食用金鐵之費不與焉皆經紀於州人王大臣寺之僧則德增德甯清海清和清春清愛清定清果清澈靜住凡十人

郭子紘曰余少讀屈原天問嘗怪楚俗好巫以原之賢而猶爲之及讀紫陽疏義則又以爲不然蓋原楚之宗親以忠被放其情辭鬱邑或有託焉而不暇擇者然君子以爲賢知之過知所不必知也今觀所謂水陸者余讀天問往往合焉翳古今之偶相同者非耶嗚呼嗟夫怪神之

事如山經水志夷堅淮南放哉自古記之矣

嘉靖十三年甲午

凌霄花賦

郭紘

厥草惟天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
附蒂有葉兮數苗朱華粲兮上覆本幹蔽兮不昭
嗟兮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
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萊慕高艷而仰翹
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汗而自麗
芝蘭不培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頃筐或製裳於

平定州志

藝文

八十

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爲馨爲薦爲嘉爲祥皆
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托危柯而後昌吾謂木危
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爲朽芟不復萌蘖
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吾鄉前輩詩不乏賦寥寥紫崑外不見也此卷
中有郭甕翁凌霄花賦寄寓卓然令孫兒抄出
詒戴仲存笥中乙卯春傅山記

凌霄花小賦勁簡可誦矣

楓仲序甕山集

雲潭李先生墓碑 錄銘

郭 紘

系曰余聞士大夫可罔以名鄉人不可欺以行誠久而著宜極其盛也譬之山木鬱成叢矣匠石弗遇何咎厥躬哉夫潭之潄可興雨雲勃鬱弗施蓄之愈文潭之沚冲氣所始遠而思復培本之理是用章之以別其宗殷殷後人克承顯融克承顯融孰謂天平夢夢者邪

克明李智茂稽事親肥遁不仕德宇方厲內訓甚嚴每危坐草堂長幼肅然無敢過庭者人或勸之先生舉唐柳玘宋韓億家法以對處世八十有三人無厭者老而彌邵爲古之遺德也

平定州志

藝文

八十一

壽雙崖李先生八十序

徐 階

人之壽三而其壽於人五三者何也得氣之厚且完則壽閭閻之小民生而能寒暑任勞苦蚩蚩然延其年而不自知者是也寡慾嗜則壽深山窮谷之中其人不識鹽醢之味不知有聲利可奔走乃其壽往往至百歲者是也有德則壽君子慎修其身內固其精神而外以綏其福履於國爲黃耇爲老成於鄉爲先生大人者是也是三者高下則有間矣五者何也樂其有以教我也而爲之壽則以

賢稱者也樂其有以庇我也而爲之壽則以功業
著者也樂其有以後先我也而爲之壽則以子若
孫聞者也其勢足以進退榮辱我也而畏焉而媚
焉而爲之壽則以位顯者也其人不足稱也姑以
其老而貌敬焉而爲之壽則以齒尊者也是五者
高下亦有間矣嗟乎道術隱而世教微世之壽者
能不盡出於氣稟習俗之幸然乎其壽於人也能
不盡出於畏與媚與貌敬焉者之爲乎故古之壽
者爲平格而今也則否何者以其德或不足以壽

也古之壽於人也無愧色而今也則否何者以其
畏與媚與貌敬焉者之不盡無也雖然欲其身之
壽與壽於人而無愧色也無亦反求諸已乎吾於
雙崖李先生有感矣先生少而耕於平定之野事
其父孝撫其弟若妹有恩其性簡直喜面規人之
過然於人好施於其族敦睦以敬鄉之稱有德者
必歸先生後進之士相率爲師而先生以今年八
月二十八日春秋八十其聰明健強猶壯時也所
謂平格者非耶先生之初度子應奎於時爲 晉

府長史應庚爲順天府推官應箕爲鄉進士應斗爲庠生孫念爲刑科給事中愈爲戶部正郎其所交遊旣各爲詩文以贈而都諫傅巖王君又徵言於予予往年識給事君於錢塘端雅而甚文意必其賢者也及入朝果以議論志節高一世先生雖隱而不仕乃其賢則旣師於人其功業則有子若孫以措諸天下其壽於人也所謂無愧於色者非耶然而先生閤然退然非有所覲於天人之際也是故欲身之壽與壽於人而無愧色吾於先生

平定州志

藝文

八十二

有感矣先生修其身誠不以老自懈俾鄉之人恆得以爲師家之子若孫恆有所承藉以大其功業則先生之壽將無窮而士大夫之以言贈者將亦借以爲重予於茲舉也幸寔先之敢遂以爲祝惟先生其念之哉

南京國子監祭酒榆次閻樸贈言曰太原之平定有篤行長者曰李鳳字來儀號雙崖封順天府推官博通載籍不媒進取撫弟妹雍睦有恩事繼母委曲能孝天性坦夷守正不阿自奉甚簡雅樂施予訓子嚴常程處世宏識量平生樂道循理一出於性分之正其善不可掩子孫茂衍嗣有文譽掇世科躋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相望不絕可謂非天道耶

重修廟學記

王鴻儒

太行之脊直井陘而西兩峰歧出蜿蜒並走乍濶乍狹濶僅可方軌狹纔容車而已凡百餘里至古榆關呀然而開宛然而合其狀若環焉中建城郭乃今平定州也過州而西漸趨平行夷曠南北則崗巒疊複連延崇矗不知其所窮其爲地亦可謂僻矣州東通燕趙齊魯青徐西至全晉以達於關隴上而遣使命出軍旅下而供貢職傳烽警以至商旅負販狗名趨利之人薄遊之士冠蓋輪蹄出

平定州志

藝文

八十四

於其路者日繽紛不絕其路亦可謂要矣以其僻而要也故州人雖處山林澗谷之中而達於四方之故其爲士者亦皆純明而樸茂疏通而謹恪是以蒞於茲土者雖憚送迎之煩然亦幸其民易使事易集而政易成也儀封吳侯賢蚤以三河令陞知是州簿書期會具有章程行之三四年下安上悅乃瞻廟學卑隘傾欹幽不足以妥靈明不足以設教遂咨於僚寀詢於耆舊以更新之又以速就之功不可久且煩民也故凡木石瓴甃黝堊丹漆

之物從容規措既良既足乃召匠飾材屬吏省業
期月而工卽序蓋其所經營者前後凡數年矣而
殿廡堂序倉庫廨宇庖湍垣墉池沼悉完且合式
高廣中度堅壯如法鴻儒嘗謁視焉見其禮殿露
臺繚以石欄臺四隅嵌石獸首突出懸俯每雨則
簷水束流由獸口出下循序而南以趨於泮池滿
則洩而之他舉一則其餘可知已而州之壽俊陝
西按察司僉事致仕張承宗等暨平定守禦千戶
所千戶王愷呂周臣等羣進合言以紀爲請鴻儒

曰諾哉因進諸生而告之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
人倫而聖人則人倫之至也故後世之制有學必
有廟蓋非惟教以人倫而并示以人倫之表也然
聖人之道大矣學者知不足以知之亦安能體而
行之乎昔者樊遲問知孔子告之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每讀至是未嘗不廢書而
嘆以爲苟充是言則智足以知聖人矣蓋民之義
禮樂而已禮樂之道鬼神之情遞數之不能終其
物悉數之不能殫其詞其義精其理微是可以易

盡乎務民之義則明盡禮樂矣敬鬼神而遠之則幽盡鬼神矣幽明隱顯該貫融徹其爲知也孰大於是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尚有未知者乎智足以知之而學不有可至之理乎斯義也孔子言之明而程朱發之盡顧學者往往弗躬蹈之至或有屏學問黜思慮窮高極遠而無所底止卒墮於猖狂汗漫而不覺其非者此則侮聖言之罪也若曹之學得母有近是者乎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宰相與慎之旣以告諸生併命刻之以塞諸君子

平定州志

藝文

八十六

之請云

陽明之學在當時尚未暢行然已是一陰之姤故河南浚川王氏極論之掃階級而講空虛去聖彌遠也茲學使王公呼諸生而提命之慮深哉此文宜與學茆通辯參稽

高嶺書院孔子洞銘

明 陸 深

穹崗峻嶺以配人文嵯峨冠山其上干雲豈曰藏副羅此典墳青青佩衿式歌采芹孔顏雖遠大道日聞羹墻有見慰我同羣梵宮琳館一何紛紜闢邪崇正自我孫君

懷潭記

明 李 愈

懷思也人生而思其官屬於心思孰爲大思親爲大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思親也茲潭也何以名懷何忍言又何忍無言惟予家世平定之賽魚人離郡西二十里許有古寺一區眾水滙潭於前平行光鑿故以平潭名鎮居民數百家去鎮三里村亦以平潭名惟予李氏一族居之予大父京兆雙崖翁生五子俱貴予考長史府君爲長少讀書寺中顧而樂之因號潭水甫冠領鄉薦厯掌

平定州志

藝文

八十七

高陵鞏昌廬州學事三庠弟子無慮千餘沐其教化樂其有成也咸尊稱爲潭水先生云厯官晉府右長史進四品服以雙崖祖老棄官歸養不復仕享年七十有六遺藐諸孤今越七載矣前潭亦爲山水激沒無復餘址郡北數里水出半崖懸瀉如練故因名瀑前更有泉出山下清冽可掬予因買加修葺頗亦成潭實愴諸懷而謀於侍御龍莊甄君遂命名爲懷潭夫古之於親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思其所樂而况其於親之所自號及

諸門人之尊稱者乎每時序清和偕愨意二弟杖
遊潭上見其溥博靜深則思其德川流不息則思
其健盈科後進則思其化風行水上則思其文澄
不清而撓不濁則思其量出言舉足罔非思罔非
懷也潭前有泉兄子栗亦聚水爲池立而顧瞻則
懷予兄松溪歸德府君如見其參於前也夫仁之
寔事親是也義之寔從兄是也智與禮樂胥此焉
生生則惡可已甯已於思乎則予於茲潭也蓋終
身懷之矣則其名爲懷也固宜惟予之後苟能勵

志向上讀書於此其出也則懷仁義以事君其處
也則懷德刑以修身不懷仁義以事君者非忠非
忠者無君不以德刑自懷者非孝非孝者無親天
地所不容也理欲之際誠僞之辨君子小人之攸
分也吁可畏哉其亦深思也夫其亦深思也夫

此情也非文也而情至文生至情卽是至文擬
諸歐陽子瀧岡阡表洵堪不朽其送涇野呂尊
師北上序文情斐亶懇摯詣深而旨確與懷潭
記篇同一至性流露是蒲石山房集中傑作也

創建義勇武安王廟記

明 孫九疇

壬戌歲余始蒞平定由郭西北適省遙見新廟建岡壠上迺下車瞻拜則漢壽亭侯今賜義勇武安王像也廟貌設而丹堊未備門廡立而暨茨未完若作而止將有待者顧咨左右曰鄉大夫蒲石公所改創而木而石而陶冶咸易諸籩罔資諸氓者也適歲弗登未美輪奐茲轉豐稔億纘前緒矣余頷之去逾三載今夏四月蒲石公持狀示余曰王舊廟卑隘弗堪嘏祝歲己未卜吉余遷諸高爽約

平定州志

藝文

八十九

卽秋季畢厥工矣請記之以垂永久余讀狀大都言冥符顯應表始創之謀委身範世彰秩序之典祛諂崇正昭歆格之道正殿五楹以妥侑得其所翼室兩廡各六楹以儲蓄適其宜後寢三楹翼室各二楹以居守因其俗由大門而階而升又由門而級而登室各三楹騎從扃鑰以綜理中其矩余因拱而言曰公斯舉也不亦盡禮乎不亦盡制乎夫掄才飾具靡不周悉可以言制至當之謂順而罔祭非其鬼禮孰大於是禮制盡而建廟之義協

矣抑王解人也謂祀於晉宜也然而肖像殷薦遍四海延萬禩者何耶竊謂天下有不可逃之分人心有不容僞之性秩分莫大乎敦倫盡性莫大乎辨義敦倫辨義莫大乎君臣綱紀之重夫方漢灰弗燃羣雄鼎沸曹瞞挾天子以令諸侯昭烈受密詔而圖討逆此統系幾微之辨邪正取舍之分士宜知所擇矣而當時抱藝求售者苟其願可酬率卑阿腴鮮忍辱効力或一旦事勢危矣卽去如脫屣無所顧忌夫亦以義利之殊久曠人心而事使

之宜失其天性彼惟知利己之便而已奚暇審其是哉惟王獨事昭烈依依不去卽流離困苦曾不二其志卒成三分之業死生以之此豈爲利祿而効忠耶嘗聞王嗜觀左氏春秋徹夜不倦夫春秋明大義嚴大分之史而左氏聞人得聖門傳心之要法者也王當兵戈倥傯之餘少暇輒玩視之此必神會其旨趣者故得諸心見諸行事君臣之倫是非之別眞知允迪有非一毫利害所能搖奪是故始而識帝胄之當事而不失身於匪人繼而識

事變之當權而甘報効以歸主終而識討賊之不容緩至於捐生而不惜此之謂敦倫以秩分此之謂辨義以盡性達之而勇而武皆無所爲而爲者也彼孟德輩者初不知僭竊之非義責之効忠亦僞焉耳已奚足以王儼哉蜀史以國士評王然謂王爲天下士可也夫以王純忠全節秩分盡性彪炳當時照耀後世故精英不爽有感必應若蒲石公所指陳亦孚格之自然耳而因盡禮制以創廟崇祀夫豈直以一二奇應而私報稱也哉方今寰

海內外廟祀王者不止千億而皆祈祝靈應則王神存萬世人心無斃也宜矣又豈直一時之報稱也哉公之狀可繹已蒲石公姓李氏愈名乙未進士厯官知鳳陽府其偉行大政茲不敢贅書若建廟原狀則刻之別珉云

嘉靖四十四年歲次乙丑六月吉日

義勇武安王廟狀見陶志

憑虛閣記

明 朱 繪

閣始作於嘉靖己酉越歲閣成成事者爲前谷孫山人往余官侍從嘗賦閣詩寄山人道其勝矣然未覩也既甲寅得請歸侍間嘗訪山人山人坐余於閣上相與話桑麻酌酒懽甚閣之勝蓋不啻所聞云因叩山人曰茲奚斯閣曰鄙人生於斯耕於斯旣罷官守復歸老於斯田廬交錯且先子之封塚在望鄙人弗敢忘也於是乎有閣或曰乾地旣崇風氣斯完又曰設險可守若是者鄙人弗敢知

平定州志

藝文

九十二

也祀奚元冥曰從地隅重民事也農圃所關雨暘爲大古有之龍見而雩閉蟄而報祀罔常神庇我民事舉莫敢廢故曰重之也閣奚斯名曰自中山西上歷井陘逾重關皆登陟而來閣居秦晉之衝視萬山爲最高再轉而汾西又下矣高斯虛虛斯可憑於是下視羣峯拱列巖草交映如繡已而天風徐來雲烟冉冉入拱字吾亦暢然忘其所謂矣誠虛也然鄙人奚能憑獨怪夫世之勢利失據戚戚於中者固不若憑於斯耳語曰井蛙拘墟吾深

鑿焉徒名曰憑虛然鄙人亦奚能耶余曰噫嘻觀斯名也山人可謂及時進德者矣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往山人廉隅穎出故與時柄鑿不相能茲體虛以受何大弗臻君子於是知山人善進德也山人曰吾子知吾且知吾閣盍記之厥後余倚廬廢禮然諾久虛既禫之二年乃著其向所論述者以貽山人作閣記山人名昇有治才昔守西城兵馬明介不阿輦下知名後菴子曰地因人重余故記閣而獨詳於山人云

平定州志

藝文

九十二

憑虛閣上梁文

明孫昇

閣建滕王起千古山川之勝樓成黃鶴昭百代締造之殷况東山紀安石之遊西華穩希夷之卧乃當黑沙之橫嶺建丹閣以憑虛扼石徑之崎嶇擬仙樓兮縹緲京華襟帶冀晉喉咽始築重闈欣開山之遇主峩凌雙闕喜分地之有人敬奉元冥之神希邀彼蒼之眷活脫像塑玄武下爲蛇而上爲龜椽桷彩繪丹青翔者龍而飛者鳳近天尺五拔地尋干手可捫星身均離垢風水有論狀形勢

於郊圻關梁是修謹周防於管鑰羣峰拱峙高踞
上艾之雄眾水迴環遠滙桃川之漲雕甍碧瓦貽
千年廣大之規翠檻朱櫺舒百里登臨之目美而
不奢麗無傷巧軒楹寬敞稱老少之攜壺棟宇宏
深集歲時之遊屐結束布襪青鞋棲遲懶雲花隄
先君謀始媿小子規畫之需太守成終感焦侯木
石之惠貨財輸出鄉賢工役募茲井里松間朗月
永夜臨牕戶外晴巒終朝排闥白雲隨溪鷺羣飛
乳燕在雕梁共語長林豐草聞高唱之歌樵綠樹

平定州志

藝文

九十四

濃陰見息肩之行旅仰窺霄漢俯瞰川原皇華驛
路星軺過車馬磷磷鐘鼓琳宮梵唄吹竽笙一一
傑然巧構何修到此敢期羽曲邀入夢之霓裳盼
祝仙禽留歸來之華表杏梁舉矣吉語將之
兒郎偉拋梁東丹簷翠檻舞春風閣外雲煙多變
幻山中花柳盡青葱
兒郎偉拋梁西山中高閣與雲齊舉世蜉蝣任飄
泊塵心不爲利名迷
兒郎偉拋梁南一勺猶如列鼎甘未必山林無好

處陽和也到老人庵

兒郎偉拋梁北萬國朝宗拱宸極風和雨順庶民
安贊化調元大臣力

兒郎偉拋梁上南北經商皆仰望山中一榻更清
幽門外紅塵高幾丈

兒郎偉拋梁下明月清風無限價高樓一望盡溪
山三伏炎蒸不知夏

伏願上梁之後神祇受職山瀆效靈時若雨暘中
原收黍稷稻梁之富同修治教外域絕桴鼓刁斗

平定州志

藝文

九十五

之警仰南天之麗景就日瞻雲向北闕以嵩呼稱
觴上壽

按真武蓋卽古所謂元冥水神自世俗雜以道家
不經之說近於怪矣君子敬其神而去其誕可也

右行採陸清獻公文

困學紀聞後魏溫子升闔闔門上梁祝文云
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
良辰是簡枚卜無違彫梁乃架綺翼斯飛
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
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
每見書傳上梁文多佳近閱他郡志有蘇東坡
上梁文者錄此作以備一格

重修平定州學記

明 楊思忠

平定州學宏治壬戌儀封吳侯嘗拓舊基而廣之
規制詳備迄今七十餘載督學河南王公碑記可
考萬曆二年磁州楊侯來守是邦謁先師廟見堂
廡學廬俱圯壞乃喟然歎曰異端無益世道寺觀
增修趨赴者眾孔廟學宮宏化之地也廢墜若茲
顧可置而不問耶遂捐俸資若干圖所以崇飾增
修會巡撫安肅鄭公過郡諸生白其事公爲之允
乃發公儲餘貲三百金以佐其費由是士夫之達

禮與富民之知義者因而風動泉布雲集鳩工興
役乃修文廟七楹東西廡各二十楹戟門三楹櫺
星門三楹明倫堂五楹齋房十二楹折故易新視
舊倍十之五以啟聖祠基宇隘遷於明倫堂右鄉
賢名宦列於戟門外東西相向各三楹又增神庫
書廚各五楹其射圃公廡號舍悉次第更新之丹
堊掩映郡之人士遊觀咏嘆而文教翕然益新工
始於萬曆二年春落成於萬曆四年秋於是學正
青縣潘公與其僚友暨二三庠彥徵余言爲記余

惟古先聖王育才養士各有其學而士之於學游
息歌咏未嘗使之暫離於仁義之言禮樂之道耳
聞目擊躬行力踐涵泳陶鑄以至於成德達材然
後內以淑身而外以待夫世用一旦出而仕乎天
下之大生民之眾養之既有其素而思之沛然不
窮迨乎世運叔季雅道凌夷先王之學政廢而不
講鰕生下士剽竊記誦逐時好以千名位而治道
人才遂不敢望虞夏商周之盛在漢則文翁之守
蜀大造學舍以禮讓爲國而蜀之學士遂同於鄒

魯在唐則常袞之治閩開設鄉校以儒行獎士而
閩之人才至比於內郡傳曰學不可廢教所由興
世之俗吏大都以錢穀簿書爲急務於風俗之本
王教之端乃視爲彌文惟茲楊侯不牽於俗不謀
於眾繼軌文翁邁迹常袞簡冊書之垂千祀百世
而永以不磨雖然今皇帝崇儒重道超越百王向
者聖駕視學嘉惠孔族優渥大臣天下之士感激
嚮風無不刮磨爭奮思以自見於世夫蜀之於漢
閩之於唐皆荒服遠州得人振作則俗用丕變余

郡乃畿輔近地王化所及率先霑被吾黨之士遭時致力合志同方上有宏文之聖主下有興學之良牧居有常業食有常廩相與討論四代之治具講明六經之法言復古道變今俗余於是望之楊侯名梓號樓賓嘉靖甲子鄉進士滏陽世族廉靜寡慾愛民好士爲今之良吏云

案蒲石山房集贈郡守楊樓賓入覲序云修學校以育士悉知向往舉得真才敦禮義以化民悉崇孝讓俗稱知恥又代儒官送楊樓賓序云公之守吾平定也興文教崇祀典實政安輯殆古之所謂循良者耶則楊守之賢其有功於學校良多矣

平定州志

藝文

九十八

重修平定州守禦千戶所記 明 曹 命

命嘗觀紀事之史矣秦將王翦漢淮陰侯韓信唐相裴度五代主劉暠皆統大軍駐於平定蓋地當燕趙之交實一要害也我太祖高皇帝遇元大亂天戈一揮底定九有於此猶有憂焉爰爲建守禦千戶所聖慮宏遠矣按前記所建於洪武初至朱武德公竹軒時再修之迨今又傾頹武德公瑞宇竹軒公之冢孫也適視所篆思繩祖武乃謂同寅曰吾儕不得晨夕同晤言同從事者匪以所傾頹

故哉茲將一新之凡我同寅相勸恒於斯相規恒於斯韜鈴之闡恒於斯弧矢之習恒於斯於吾身心其裨益匪淺矣庶以守則固以禦則勝無負吾職乎否則何以分聖君九重之憂徒足貽吾宗九京之羞諸公以爲奚若同寅咸曰敢不唯命瑞宇公首捐一年俸金諸公皆繼而捐之於是集陶人工人計材之多寡預付之值不旬日輿載擔負者巍然山積於前卜吉旣獲則經營之公戴星而往戴星而歸親董厥事凡五月而告成輪焉奐焉誠

一壯觀矣亭一曰思補堂一曰威遠左有廡曰聖駕閣有吏目亭卷局房右有廡曰巨盈庫有百戶所卷局房中有綽楔一曰正心身有重門曰儀門其右有獄儀門前榜曰守禦千戶所合之二十餘楹中有古槐疎松落落菀菀可娛目也諸公嘉其成乃徵文於命命固諸公素所併幪者何敢以不文辭爰詳記且願以言其一得焉夫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茲蓋始之矣永肩一心期以有終則所之新於今日者當百年如一日德業之進浩若決江

河孰能爲之禦金湯乎四海禦侮乎八荒特易易
焉耳命老矣猶冀諸公受天子之寵命鵠印纍纍
紫綬若若也如曰姑足以注一時之耳目恐非所
以自期也非所以慰國家也非所以嗣祖德也望
以慎終勗旃

千戶所不隨在皆有平定守禦千戶所隸後軍
都督府聚二千三百五十人而守在上艾其在
勝國自是太平殷設險安攘大計籌之詳而備
之嚴矣讀壽甫是文宜詳明代兵制方識指歸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

重修冠山資福寺碑

明 曹 命

榆關羣山所環也然以名山稱者惟冠山焉古木
時花霞蔚雲興峻嶺巍峰千霄參天無輪蹠之喧
絕囂市之聲曩喆謂西方大開土意在常樂我靜
因建資福寺於上大明一統志記之其來遠矣前
記亦咸可徵高流韻士多往遊寓若呂忠肅陸文
裕高蘇門馮少州郭麓地精廬題咏猶有存者第
歲月悠邈瓦敗木蠹金軀具文風日侵之後人雖
屢加繕葺而大雄寶殿工鉅費訖皆鮮有成郡人

苗君碩謂諸比印曰茲蓋由功期於旦夕耳宜其
弗奏功也若假之以年輪奐之美當自見矣爰首
爲捐金眾義其舉貴而冠紳富而農賈困窮而若
厲之人褐之父以金施之以粟施之以力施之凡
四易星霜功果告成遊觀者稱之以爲鹿苑鷲嶺
相伯仲也先延平府君少曾治博士弟子業於蘭
若余與故上人續雲又爲方外交今日覩此實多
欣忭爲文以告來賢乃攸願也矧苗君碩甄君敷
以命有文章小技卑禮以請奚容辭哉遂記之落

成禮佛輪王國俗有偈頌焉命作歌以代之歌曰
天人師兮鬢雲鄉凝慧目兮攬八荒冠之山兮何
崇崇松拱翠兮花奏紅有香剎兮清而幽杖金策
兮願來遊福我國兮壽我君固金甌兮永大椿野
禊襪兮朝逢衣矢浩劫兮同皈依

六賢堂記

明 趙景先

平定州有六賢堂金季咸稱趙楊雨先生爲二賢
總帥聶珪議建祠不果至元間知州劉天祿始克
成併升元李遂名四賢堂後人繼述迭升王呂自
四而五五而六焉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滏陽人
中金進士第應奉翰林太安二年知平定州建湧
雲樓撰記刊於石手澤猶存除翰林侍講學士轉
侍讀拜禮部尚書知集賢院著易叢說中庸說及
諸子書刪集語孟解資暇錄并所著文字號滏水

集凡七十餘卷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明昌間
狀元及第與閑閑趙公齊名金宣宗頻歲南侵極
諫以爲不可兵出爲宋所敗宣宗悔曰何面目見
楊雲翼耶拜吏部尚書終翰林學士諡文獻評者
以爲百餘年大夫士身備四科者先生一人而已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忻之秀容人登金進士第
爲左司郎中兼起居注元世宗召拜翰林學士不
就寓平定者十餘年有遺山集并樂府行於世李
冶字仁卿號敬齋欒城人登金進士第元世祖召

拜翰林侍講學士告老歸賜封龍書院寓平定者數歲卒諡文正有敬齋集并樂府行於世王構字嗣能號秦溪其先磁之武安人父青峯先生爲金節度副使避兵西來遂爲平定人元世祖立國子監學由監察御史除監丞陞司業與魯齋許先生同定學規斯文是賴自幼以孝聞兩致白兔繞墳之異改知甯晉縣有肱篋之盜聞先生名曰不可累賢宰以贓歸主家因化爲善再除衢州路同知逾月捐館詩文若干卷號秦溪集呂思誠字仲實

號介軒平定人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遼州同知調蓇縣尹毀淫祠興學校而民大化擢翰林編修元文宗欲觀實錄力爭止之調國子監丞轉司業除監察御史累遷至禮部尚書知貢舉拜中書左丞知經筵陞翰林學士承旨又除集賢大學士兼祭酒修宋遼金三史賜貂裘玉帶元相脫脫議變鈔法先生謂祖宗成憲行之已久不可改忤脫相左遷湖廣左丞脫相貶復召爲中書左丞時江南漕運不至建議置屯田歲收稻粟三千萬石兩爲

御史中丞樞密副使三爲祭酒三入中書陞光祿大夫大司農諡忠肅嗚呼六先生之賢也文章足以經世事業足以濟時縉紳慕之如景星鳳凰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晉嵇康阮籍之徒清談無補遨遊竹林時稱七賢何如六先生上師孔孟學務知行六賢著號允爲稱情州人追慕立祠像也宜矣呂忠肅公之子之宸秦溪司業曾孫王由謂景先曰近代太常世隆徐先生撰四賢堂記呂忠肅公撰五賢堂記悉毀於兵燹今六賢祠像再建未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四

有記者敢以請景先家世業儒追慕先哲補員牧守誼不敢辭謹錄六賢出處之大概爰刻石堂之上

崇賢堂記

明 彭 時

平定州故有六賢堂祀金禮部尚書趙閑閑秉文吏部尚書楊文獻公雲翼左司郎中元遺山好問元翰林侍講學士李文正公治國子司業王秦溪構中書左丞呂忠肅公思誠蓋閑閑官於斯遺山文正寓於斯文獻秦溪忠肅則生長於斯者也迺

成化五年冬山西提學僉憲會稽胡君謚行部至州惓惓以表崇先賢風勵後學爲心下詢鄉賢事實於眾於是知州金臺陳志率儒學師生曹吏耆民暨士大夫之家居者合詞言曰州有堂祀先賢自前元始始名四賢後迭增而六焉今故刑部尚書耿清惠公九疇本州東廂都里人實呂忠肅公女兄之孫也名位與諸賢等宜進列於是更其匾曰崇賢勿限其目以待來哲則邦人幸甚胡君以爲然遂命諏吉興工斥大祠宇以明年二月二十

五日始事三月十八日畢工遷六賢像皆南向以耿公侑於左匾曰崇賢之堂旣成胡公率眾以三獻之禮禮焉且令州吏具事本末介禮部侍郎襄陵邢君遜之來徵記予惟善爲政者常示民以好惡向背之端而善教者亦必以風聲氣俗之近者語之夫然後人知所勉慕故政易舉而教易成胡君兼政教之職而能表崇先賢啟多士之瞻仰其意善矣顧舊祀六賢卓然爲金元名士官於斯者有遺愛焉寓於斯者有遺化焉生於斯長於斯者

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跡其政事之善學行之高氣節言議之偉咸可以廉頑而立懦廓猥瑣而振卑陋堂而祀之宜矣若夫鄉於斯寓於他顯於我朝爲州人所共知者有清惠公焉公博學能文登永樂甲辰進士爲給事中言事務大體司鹺政毅然以興利革弊爲己任比貳司寇副都憲以至薦陟爲之長聲績益著中間雖嘗觸忤權奸被斥而直詞勁氣不少挫究其剛正之行廉潔之守巋然與諸賢相高進而配食亦宜也之六七公者衣冠像

貌儼乎如生自今州人子弟進而瞻其容儀凜然起敬退而考其言行慨然奮發思與之齊則他日人才之盛風俗之美豈有窮哉蓋必如是而後有以副胡君啟發期待之意也雖然賦形爲人孰不全天理之正以生而雜於邪妄者不少克治擴充存乎其人有志者尚當遠求古之聖賢以爲法况近者耶感發自近始而要之古聖賢盛德大業以爲歸斯善學已吾意胡君雖不遽以是告固未嘗不欲至之以漸也敢併記之庶學者知所勉焉

創建文昌閣記

明 葉士元

余之縮符蒞茲土也攬袂登車顧瞻周道千峰嵯峨而蔽空萬壑紆徊以瀉玉怒石激濤鵠立飈出直令人觀接不暇殆所謂古塹天險三晉雄鎮哉下車問俗民好悍語以理民好爭諭以讓民好奢教以儉剔蠹釐弊去面革心一時遂無大作奸犯科者暇則退與多士橫經譚藝削去膚言獨抒名理每令尋濂洛之派以探洙泗之源不得以章句溺志莫不彬彬雅化焉惟是嘉靖以前科第縣密

三十年來退遜不啻過半母乃風氣興頹之際前人未慮及乎歷訪諸堪輿氏僉謂上城東南五里許宜樹高貌文運可還余往徘徊其上東北望燕趙西南聯會城固晉之聚靈處也於是捐俸而購之甃石爲臺臺上起閣上高三丈下濶百餘步華簷綺棟飛翠凌霄內塑梓潼帝君像旁構三楹爲神厨圍以素垣西作馳道而下之又月給廟祝米使奉香火計工肇於萬曆己酉三月十三日竣於本年五月終聚材鳩工不勞而成一登眺間形勝

在目羣峰環拱盤桓如帶山川亦峻發其奇地靈人傑從古識之惟吾多士鑪錘藝林博於取精宏於用物煥然而雲漢蒼然而彝鼎文之傑也砥礪廉隅母以羶易素母矧方爲圓粹然而珙璧巍然而斗山行之傑也文之本也藏器待時文明應運龍蒸虎變與前詰爭後先庶幾不負創建心已多士得無意乎多士得無意乎余不欲寢其傳因壽之貞石思垂不朽云

蒲石山房集序

馮有經

今文章家雕刻極矣夫文也而雕刻云乎哉宋之玉楮楚之棘猴偃師之木偶魯般之飛鳶巧奪化工矣然殫神而役弗勝役也假物而造弗勝造也是大冶所喙也漆園云汝聞人籟而未聞天籟吾靈明一竅竅窳而出畸於人而侔於天儻所稱至文非歟余讀李蒲石先生遺稿心竊異焉先生簡肅寬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發慮施政具有渾厚博大風視世之齟詭自喜者莛楹矣以故

抽爲詩文不驚鏤冰刻脂之談而往往直抒胷臆
時見天藻飈飛元思滂溢其冲雅布帛菽粟也其
宏朗黃鍾大呂哉至其擘畫情事揚挖理趣則老
吏斷獄枯衲談禪弗啻矣余嘗謂先生之文奇古
不必北地雄駿不必瑯琊瑰麗不必信陽超軼不
必廣陵而自成其爲蒲石先生蓋澤於理嫻於情
會心而出信手而成如送呂涇野北上文暨懷潭
記諸篇何詣深而旨確也聞先生弱冠遇朝邑劉
仙翁許作他年良二千石更訂淮上之約一一如

左券此與張留侯受書圯上老人何異高陵呂文
簡公傳辭大理之學爲當代儒宗先生宦轍所至
輒得領密諦卽濂洛之授受奚遜哉夫陽燧韎鞮
之寶赤堇延津之靈其來有自故不與凡物同價
先生遇異人受正鉢誌所稱上眞聞美名儒昇成
者良非無據斯集也固先生咳唾之餘也不求工
而文自工雖謂之天籟亦可矣余生而晚不及奉
教先生適其令子榮宰鳳翔因余門生袁應泰以
所劄先生蒲石山房集見示而丐余弁其首夫先

生之文自足不朽奚藉予言爲元晏顧余闡先生
淵源之自而信其侔于天乃知文章家工刻畫務
要渺而不闡大道則陂塘之潦也

祭李惟純文

王道行

天賦倏奇信而好古師友家庭聯翩尋甫慨慕大
儒恥與噲伍博學無方沾沾鄒魯啟口置足爰規
爰矩古貌遠心嚶嚶俛俛俗學無聞仁莫予輔六
翩徘徊賢科接武百里爲郎牛刀自鼓有民人焉
視予若父何必甲科得其資斧循吏可師逮下如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十

乳遊刃耒然桑林合舞好瑟投竽雖工何補不善
周容逢其豺虎解組西歸請學爲圃彭澤清風室
如環堵舒嘯林臯取酌清醕兀然百壺其樂栩栩
天荐愍凶年不登五慈母令妻相繼終古貽我訃
音旋卽下土絕筆置懷顏辭如覩大塊茫茫何其
猷苦昔余幼齡結社山塢敬業樂羣稱說

以下闕

恆齋明府潛心理學以真儒抱治具直接河汾
風教其造詣見許於呂文簡公載在理學備考
延氏魯緒以此文收入志乘爲斯民惜循吏爲
吾道痛真儒近日吾鄉河汾嗣音寥寥聚平潭
清淑之氣而鍾之斯人斯人誠
人傑也願讀者毋掉輕心焉可

還金記

明 趙南星

己未二月張伯顯之子青雲跨驢將有所適至州城南曠野中得遺金四百餘兩歸而與伯顯伯顯曰姑俟之將必有求者俄而樂平驛丞盛姓者悵悵然來曰吾領帑金於太原府貯囊中使一卒乘馬載而歸卒醉失之奈何則遍禱祠廟伯顯旁睨之微笑眾頗怪之驛丞苦甚則白之州時判官趙署州爲之遍繫所過主人及旁舍拷之無所得伯顯知其非詐乃過州門使人報拾金者在是眾猶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十一

以爲戲伯顯曰是豈有戲哉因入報伯顯出其金付之驛丞及卒及諸所逮繫叩頭謝判官庭拜之曰是真不可及俄而遠近老幼男女舉知之無不驚歎上官皆以匾旌之伯顯名景星平定州人趙子曰余向爲二子求師於延慕竹使君使君稱伯顯州之世家清白相禪伯顯於諸文學中經行無與比余延之來相與處數年莫得其一言一動之失則真君子也夫世之人有不好利者哉其取之道三曰勢曰力曰智古人之制字也與以貝而

爲貴勢之說也戎以貝而爲賊力之說也才以貝而爲財智之說也三者皆盜也劫與竊之分耳勢爲最下竊乎則有孟嘗子發之客劫乎則有跖躄之倫人之於利苟能得之何所不可爲哉況夫金棄於地而已獨遇之殆天與也其孰能舍旃夫常人之視財利也不啻性命君子之視性命不若廉恥之重假使伯顯得人之遺金而鑄藏之聞啼號求之者而佯爲聾成何伯顯梁甄彬嘗以苙就人質錢後贖之於束中得五兩金還之後爲益州參

軍同列五人武帝戒以廉慎至彬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相規彬事正與伯顯類至達於九重彼其時崇桑門之教俗有知尚清廉哉伯顯非還金而不能不還金也以世形之而見其不可及耳舉世溷濁亦我輩之苦是以伯顯之事不可無紀余親張玉田爲陳留宰其子羅賢適自任中歸爲余言頃過延津之沙門店主於李元之家聞丁巳之夏磁州驛吏王世英自開封府領帑金三百餘兩飯於元家遺其金去元使人追之不及翌日世

英來持以與之世英願與中分毫無所受夫旅店
整設以通往來人有飲食馬有皂棧晨昏矻矻若
專於爲利也者乃一旦得三百餘金而不取豈不
異哉近有兩進士計偕北上時至一店中得金若
干無何一夫一婦來問絕不應夫婦痛哭而去皆
雉經於官柳之上此夫乃一指揮與其妻入京襲
蔭攜金賅當道者也而忽失之故不能活厥後兩
進士皆不善終由是以談還金非爲清廉而已乃
以救人之生命仁莫大焉眾口稱之鬼神聽之其
身與子孫必獲福慶而世人莫能爲也余因伯顯
併記李君之事使爲善者有所激勸焉時庚申七
月也

慈節篇

梁夢龍

眞定支邑新樂趙侯璿山西平定名士也清風美
政冠冕一時予適謝政村居稔聞而樂道之其友
崔生守仁曰惟茲循良厥有本源守仁交於趙侯
故得其詳侯在襁褓其大人卽捐背獨母夫人撫
而教之夫人平定庠生白雲深之女也生而聰敏

端潔絕無嬉戲不御粉黛乳母一日爲傅面輒浣去曰假飾何爲識者占其雅操及笄歸趙奉兩尊人曲盡孝敬夜篝燈織紉佐趙君誦讀久且不倦又樂施予嫻黨多蒙其惠略無德色不踰年家浸浸起里人咸稱其德嘉靖庚申夫人方二十七歲趙君病侍藥食起卧竭乃心力病甚夜焚香祝天祈以身代及卒痛絕復甦者至三四水漿不入口至親力勸之乃少飲水飲已泣曰未亡人本欲同葬奈何姑嫜誰其奉養兩遺孤誰其顧覆今爲趙

門留殘喘亡何家業蕭條日綴綵績縷易衣與食形影相弔備嘗辛苦了無愠色兩遺孤侯其季也長明農獨侯治博士業或稍燕惰卽切戒之以故侯學勤行潔後登鄉薦蒞官奉職惟謹皆夫人之教也學使賀憲副嘗表揚之今年逾六十貞操凜如一日余聞崔生言已爲正襟曰昔穆伯蚤卒敬姜矢節方績其子文伯勞止之姜慮其驕於位而成情縷縷有戒言文伯懼益奉職不懈遂成令名先師仲尼稱之今侯母殆有敬姜之風乎於侯之

先人爲節婦於後爲賢母茲垂老論定矣爲著慈節篇

書蒲城令忠烈朱公殉城冊 孫奇逢

魏子一鰲自平定解組歸爲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統殉城狀朱公蓋平定人而宦於蒲城者也繼而出一編乃蒲人單君允昌所立傳常君若正所著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爲祭文備述死難義烈行間字裏生氣猶存因念甲申三月莊烈帝以身殉社稷時在十九日余郡二十四日猶以孤城抗烈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十五

焰郡大夫暨紳士婦女烈烈而死者指不勝屈不謂保定而外數千里節義相望僅得之榆林又復得之於公且自始至終從容就義亦可謂烈丈夫哉公殉義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已贈按察司僉事因題其冊曰眞忠

缺

先帝臣稱忠烈從眾議也蓋君死社稷臣死城守

缺

獨是君是臣始而無愧色耳

朱一統傳

明 單永昌

朱公諱一統字饒泰號霞淑平定州人由鄉貢士
筮仕華陰有令聞崇正癸未五月移蒲城偉貌修
髯音吐宏亮屹然山立不可犯又善謔談言微中
輒解人頤昔闖焰熾甚公嚴飭守禦綱目俱張十
月六日關門陷晝夜坐城頭繕守具每譚及時事
艱危輒慷慨言曰今日只是守不可守只是死更
無二義異日公等自當知我心也十一日省城陷
降旗遍豎左右微諷之曰某降矣某降矣某降仍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十六

得某官某降新陞某官公瞋目曰此各自裁豈吏
部堂上論資格地耶曰盍去諸公曰不怕負愧朝
廷豈不怕負愧此心賊檄至人愈惶惑環立勸納
欵公潛然曰君等於親我輩有真爺孃在奈何欲
呼反賊爲爺孃我分必死汝輩怕激賊屠城去留
任便時按臺金公駐節朝邑二十六日公擬東行
赴告爲秦庭之泣而三四惡少欲奪印降公手劒
叱之曰此頭可斷此印不可得詰朝奸黨愈欲劫
公降公給以退食更衣抱印投衙內胥井死先是

井口狹小公命擴之眾莫知其故蓋其致命之志之死靡他固預定於城頭立譚數語矣此十月二十七日事也年四十有二士民視含殮顏如生每月夜哭聲遶井旁淒切動人當事者聞於朝先帝嘉其忠誥贈陝西按察使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單永昌曰逆闖之變遠方死難者余不盡聞吾陝則有撫臺馮公師孔按臺金公毓峒長安令吳公從義中部令朱公新懋公獲與諸公遊獲與諸公同見先帝於地下先帝生時知公死則死而見公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十七

其知公當益甚於生生爲名臣死爲明神吾知月夜井旁當不復聞終宵之泣也嗚呼公其善處死也夫公其永不死也夫

城頭誰豎不降旛七世衣冠獨報恩故印已同城並失忠泉千古與招魂此曾尚增追弔公詩也詩內隱括公投井時語蓋朱氏際明初草昧世襲千戶至公以乙榜起家遭時多艱鼎湖告變且有千里間關犬傳家信之事一時不惟人烈兼覘物異謂非正氣所感哉

張三謨傳 東林原刻

陳鼎

張三謨字緯典平定人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哀痛無虛日郡邑旌爲孝子弱冠舉於鄉卽負笈往師高邑趙南星南星一見語人曰張子正人也館於家者十年講學論道無虛日晝夜不輟天啟二年成進士授行人時南星爲冢宰魏黨方齷齪之人莫敢近三謨獨比屋往來不少避凡三使秦楚汝陽得免禍崇禎元年選授御史上疏排逆黨評隲諸臣品行劾李魯生去之因旱陳言極論楊維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十八

垣議論邪遁張樸張訥表裏爲奸奉旨勘議又疏言治亂大關在輔弼臺諫各得其職閣臣盡心輔導票擬一切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所失許言官不時爭執惟當就事論事固不得爲輕浮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亦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秉虛公以成休容之風上深是之二年巡按福建海寇李之奇就擒與有功焉差峻掌道不快於三謨欲出之上曰張三謨才守可原他無錯着回道管事明年丁父艱七年服闋補原官上目

擊時艱一疏憂國事將壞欲圖共挽其責首輔溫體仁尤切上嘉納之或語體仁曰張御史一疏公不第當任過且當下拜不當嘽之也體仁佯懌之會冢宰缺上召諸臣面舉吏部侍郎張捷乃舉呂純如吏科盧兆龍同科道諸臣合奏純如名在逆案不可用捷力言其賢且爲訟寃三謨復奏廷推冢宰甚重卽果事非逆案亦論昭雪何與廷推純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捷再三奏倘有不效臣甘認罪三謨言天下事豈

有嘗試捷語遂塞退復補牘爭之事得寢八年巡按順永保河九年掌河南道熱審平反甚多有寶鈔活羊之賜御史詹爾選直言觸上怒下獄命三謨着議從輕忤旨降行人司正十一年陞光祿寺丞尋遷大理寺丞署印務上罪司寇劉之鳳欲置大辟三謨議當戍上駁之或曰何爲寬人危已朝廷之法從朝廷而已三謨作色曰爾知法爲朝廷之法不知爲天下後世之法乎執議如初上怒鐫三級十二年進少卿明年陞順天府尹大理寺卿

伏惟天下大勢不過治亂治亂之形決於君臣而願治之君世不常有治少亂多理有固然三代而下若漢唐諸君其間勵精求治聰明絕世蓋亦不乏夷考其時卒未太平者何也或輔導無人或操術未審或時勢多艱或終始有二往往虛願不至空談無補良可深惜由是以觀非其欲治卽治明矣今皇上神聖矢志唐虞海內治平固翹首可俟火然泉達不無賴於引伸循環倚伏當下倍宜謹凜卽今民生邊計已處其極人心物情多有可慮

欲使乂安之效奏於一旦誠有未易言者然規爲須有次第治亂不無互乘是在蚤定而預防之蓋邪正不明是非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則夫雪冤起廢驅佞觸邪雖屢經陳奏幾至厭棄而褒往勸今懲前毖後方今急務誠無過此迨其綱舉目張人存政行於以辨有位之貪廉徵職守之勤惰議撫字之良方務戰守之實著則太平可望也治亂之形非洞然於皇上之心了然於皇上之目不可者夫其所謂治者何也野有安養之風朝有

順適之象君子進而小人退道理勝而勢利衰者是也其所謂亂者何也士民愁苦縉紳痛毒小人操君子之命勢利居道理之先者是也乃其治亂之故則有數端臣請畧言其概總之上下交修則治交諉則亂相合則治相離則亂人君用人則治獨用則亂任理則治任情則亂共任則治偏任則亂課實則治循名則亂精明渾厚則治委頓操切則亂尚德則治依法則亂納忠受諫則治喜佞好諛則亂大臣責難陳善則治諧媚傾側則亂進賢

用人則治妬善嫉能則亂通時達理則治不學無術則亂開誠布公則治懷私任已則亂主持擔當則治披靡依阿則亂赤心白意則治包藏隱伏則亂小臣奉法修職則治謀進營利則亂直節敢言則治緘默固位則亂皇上試以此觀之爲政不在多言取舍自可立決矣至於最切要吃緊關於治亂之大者莫要於輔弼臺諫夫輔弼者任天下之事者也臺諫者言天下之事者也皇上有意興治勢不能不與士大夫共之則不能不與輔臣臺諫

共之以今因循成風積玩既久我皇上嚴明振勵
堤絜於上誠爲至急臣伏觀人心士氣關於國運
寬猛刑德貴於因時三四年來海內士大夫橫遭
崔魏之禍心志俱喪意氣摧折於國家陽明之脈
不無有虧幸逢天日有若更生皇上御極之初宜
去其繁苛凌誅之習示以寬大優容之意赦小過
細言以存大體道德齊禮培養正氣振勵風節庶
尹百司自不跼蹐於天地輔弼臺諫當使并重於
朝廷至於緘默成風有識所歎頃年以來人思自

效公正發憤蓋不爲少方卜中興之有機慶嘉言
之罔伏然當元黃交戰之時邪正互爭之際不無
煩於章奏奮乎筆舌說者以爲不諳事體實開皇
上厭薄之端近見平臺記註每多切責之語紛然
囂辨雖自有人而通傳海內泛登史冊一時言路
黯然無色臣竊疑焉蓋人臣忠非天植本易容默
一經消沮其氣將竭言路漸輕恐或偏重萬一是
非可否之間有所倒持誰爲爭者以臣思之天下
治亂之數非言之患而不言之患也非禁之使不

言之貴而導之使言之貴也獨其人多則不能者
當言卽言不能無疵然好問察邇隱惡揚善大舜
大智度越千古不出此道惟望皇上以舜爲法舍
短取長猶有稗補臣聞君道無爲臣道代終罔知
罔兼君德所貴皇上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宜總其
大指以責成功專令閣臣盡心輔導調變諸務票
擬一切務以成就君德符合輿論或有所失諸言
官不時爭執事關一節無干清議惟當就事論事
固不得爲輕薄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大臣亦

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秉虛公以成休容之
風蓋人眾言多固易紛囂而知者必言言者必盡
則公論常伸清議不泯雖有私心不敢顯行其非
大奸大詐必無所容以致大亂如此則事無掣肘
之虞臣無專制之亂皇上可以不勞而理無爲而
成方將設爲鐘鼓磬鐸以求天下之言豈厭章奏
之多批答之難有繁聖躬哉臣奉命按閩將爲萬
里之行日遠闕門敬竭芻蕘上千天聽伏冀聖明
省覽臣謨幸甚

白衣庵記

苗 蕃

經謂菩薩如龍象蓋言法力之雄冒水陸而莫大也。大則能化故。又謂白衣者觀世音之變也。般若元則證一乘而登五覺菩提。廣則生大眾而育絃麟五十三參二十八門之義。不踰摩尼所照法華。所轉通其旨者。一口吸盡西江矣。我郡山川形勝。於晉爲甲古寺名祠處有專祠。獨白衣之刹未覩。其傑州治金方勝地。一區坐天市向長庚。考諸堪輿儼然妥白衣所神。耶人耶有經始之舉而工勢。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二十五

繁浩勝任者鮮。觀陽氏毅然爲之。願力宏茂。精於條理。先敦請神通佳手。塑白衣居尊古麗莊嚴。超雅無上。而左右侍衛俱開生面。指顧騰翔各極。其致使觀者動容。因敬生悟焉。昔吳道子畫鄴都案。畏罪者眾。韓昌黎題木居士從善者多。斯之瞻禮白衣者。其近似耶。至殿宇臺榭復森聳。虛濶蘭若。香積等齋。輪奐悉都。與像相稱。是役也。所費不資。皆觀陽破慳拮据者。三年於茲。不盡恃諸檀越也。夫今之人。財虜日錮。孽刦日深。富於勢而貧於識。

貴於貌而賤於心其鄙俚者勿論間有巧者攘井市而諱其穢則高談林野據林藪而快其私又艷爭城市畢智營圖總期利已自謂求福而辭禍矣蘇子云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於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不大可哀乎况升沉如駛遞爲傳舍就木未寒名實俱腐於三立之中未居一焉不益大可哀乎誰能打

破身世關頭向極樂世界樹無量功德寶七聖財成六波羅蜜之正果而皈依勸眾使俗偷道各庶有豸乎愚謂觀陽之勞勩在白衣者可以當是又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宋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浴之一夕宣聖拊其背謂汝何敬吾字紙之勤也他日當以曾參錫汝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子遂命名曾成狀元及第執此而律觀陽善人昌後又不俟乩之詹尹矣觀陽姓李諱可賓別號寅旭固名家子夙孚德與者水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微觀陽烏能竟厥施
哉落成問序蕃狂瞽豎儒牛馬襟裾不諳古文辭
皮傅語恐作神羞特躋觀陽氏有不朽盛事而樂
志之如此崇正辛未九月二十八日記

修藥嶺說

見山水

傅山

醉白堂記

傅山

竇生讀書之堂顏以醉白者醉白生居實也白生
潦倒自廢棄於此邦之人有飲之皆欲公榮白生
竇生獨不公榮白生生過輒飲飲之惟恐不醉竇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二十七

生實能釀邦舊有名苦酒務酋多秘其法竇生微
得之而六物加精心焉其釀遂獨擅於今每過之
未嘗不從白生後數得領其芳烈每一舉盞未嘗
不憶竇生爲夏后氏少康之裔又念生名學周姬
周公不可學也而安豐侯融實字周公而儒生又
不能學奈何哉然融雄據涼州時實轄有酒泉一
郡竇生當坐擁百甕自醉醉人陶然自豪時亦無
異於周公之臨酒泉時耶凡潦倒廢棄之貧士不
能常得酒聞竇生之風欲依之以爲醉鄉幾何而

不如望安豐公哉館後一臺高樹數章拂雲而涼
過人顧白生白生可稱小涼州後愆愆白生爲作
小涼州詞以歌酒德云

望子長竿挑誰家賣酒樓千杯辭酩酊醉唱小涼
州把酒延知已層樓坐上頭風流竇太守一路小諸
侯美酒葡萄熟樽中色不秋琵琶歌一曲白傳動邊
愁慣聽西涼曲榆關仗劍遊白頭傳休笑杯酒結詩
儂夏木濃陰布週圍一酒樓風吹聞瑟瑟熱不到涼
州酒任雙鬟勸盃傳不暫留座中無俗客北海本清
流

平定州志

藝文

一百二十八

酒是珍珠酒還如趙璧求大家謀一醉酣卧小紅
樓聽罷涼州曲甘州又肅州金錢聊問卜封列酒泉
不

